



清  
王先謙  
撰

# 後漢書集解

下

廣陵書社



下

清·王先謙  
撰

# 後漢書集解

廣陵書社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後漢書六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集解洪亮吉日都安帝時舉孝廉稍

遷冀州刺史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謝承書云雄為州部多豪

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

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憚忌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

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曰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

卿曰下類多拱集解通盤胡注拱拱曰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

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獨為白

解惠棟曰王幼學云璧玉之性善惡不相掩記聘義云瑕不掩瑜

瑜不掩瑕也前書程方進傳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師古

云容容隨眾上下也先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

難厄曰為警戒實有王臣寔寔之節周公諫成王之風諫謀也即

無逸篇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

作納言朕命惟允詩云惟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

此官典機密也胡注東都謂尚書為喉舌之官以其出納王命也

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曰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是時

上疏陳事也先錄曰臣聞柔遠和遐莫大盛人盛人之務莫重用

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曰舉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

懷之尚書皋陶謨之詞分伯建侯代位親民集解沈欽韓曰此與

不屬袁紀作若三代重統統建侯伯云云詞義為順益范史剛民

私雨我公田乃及私田集解先謙曰詩小雅曰官本小雅

也是與雨據注當為典雲此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詩小雅制

用和穆禮讓曰興故詩云有浚浚濟與兩祁祁兩我公田遂及我

用三家詩而後人披毛改之

政辛勞 襄陽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

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

謂襄陽也集解七子皆襄陽之親黨謂望甫為士仲允為

王澄於色七子皆用言妻盛也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性也

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也集解大昕曰章懷注用毛氏說鄭康成

則流反禍音記焉反集解錢大昕曰章懷注用毛氏說鄭康成

則喪非一人此疏上言幽厲昏亂下言襄陽用權則亦與鄭說

同言詩豈作問尚書中候作刻問刻文異實同蓋其女族性非

肩曰以不滅漢成帝時谷永對策云昔襄陽用國宗周曰注為王官

本乃鄭用識說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阮儒儀典刻革五等更

立郡縣刻創也五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史記

為秦定變法之令令人什伍而相收司犯禁相連坐不告者腰

斬楊雄長楊賦曰秦莫莫其士封豕其人也集解沈欽韓曰雄賦

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又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

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

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自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

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曰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

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集解王補曰袁紀作民知不久則輒

曰聖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闕內侯公卿缺則曰次用之是曰

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

興之功至周以紀年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

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勳無常各懷一切集解先謙曰

也杜亦誦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集解

曰官本辨作曰理己安民為劣弱曰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

生於睡毗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警稅之如豺虎國語曰

見令尹子常與之福問畜貨聚焉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吾見

令尹如餓獸豺虎焉始必亡者也集解劉放曰注當復添焉案

馬此誤監司項背相望項背相望謂前後與同疾集解通鑑胡

也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亭傳以亭過使客監司亦

以恩觀政也沈欽韓曰言監司按部但責成於期月謂一歲言善

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也或因罪而引

高或色斯曰求名因罪濫通以求高尚之名也論語曰色斯舉矣

自棄官以為高錢大昕曰此用論語以色斯遠舉之義三國志

崔琦傳曰君子從雅色斯之志漢張壽時常使色斯去官州

抱朴子外篇或色斯而不終曰益漢魏人用歇後語多如此

宰不覆集解通鑑胡競其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

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

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斯賤也

棟曰斯謂斯賤也易曰斯其所取災俗作斯周車馬衣服一出於

壽昌曰左傳哀公二年去斯役釋文本作斯車馬衣服一出於

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調微也集解通鑑胡注曰特

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責不消咎皆在此今之

墨綬猶古之諸侯墨綬謂令長即拜爵王庭輿服有庸庸常而齊

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曰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曰為守相

長吏憲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集

先謙曰漢世感汚吏往往恐劫奏集自引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

去見陳蕃范滂等傳故請限去官之令集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

錮之終身也集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劫奏亡不就法者徒家

邊郡曰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堪也

反寬其負算負欠也算口錢也儒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

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

月易迎新送舊勞獲無已或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臣

逃亡永建三年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

水集解錢大昕曰司冀謂司隸校尉所部及冀州也以司隸校尉

司冀與一州所稱同而釋州國篇云司州司隸校尉領州事故皆出司

案廣省文魏及晉初皆都洛陽仍以司隸校尉領州事故皆出司

州之稱然當時命官則稱司隸校尉不係以州也渡

江以後備置司州於徐州之地雄推較災異曰為下人有逆上之微

而尚占司隸官尤無當矣

天鏡曰大水自平地出破山殺人其國有兵集解

惠棟曰經籍志有天鏡地鏡日月鏡四規鏡各一卷又上疏言宜

密為備曰候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內擾亂

其後天下大赦賊雖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起雄與

僕射郭虔其上疏曰為寇賊連年死亡大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

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

賞集解惠棟曰案漢律先自告除其罪又光武時遣使者下郡國

武故事本有是科而書奏並不省又上言崇經術繕修太學帝

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

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者儒年六十曰上為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

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

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

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備有一家之法文吏

課賤集解惠棟曰漢官儀曰尚書郎以孝廉年未滿之端門

通鑑胡注宮之正南門曰端門尚書於此受天下章奏令舉者詣

公府課試以副本納之端門尚書審數之惠棟曰案制之端門覆

黃瓊傳集解練其虛實曰觀異能曰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

廣陵孝廉徐淑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廣陵海西人也竟谷博雅好

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與英雄常有此志擊茂才除渤海修命還  
 項都尉也集解惠棟曰淑君于度遠將軍見徐參傳先謙曰官  
 本伯達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  
 拘年齒解見順是故本郡百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曰昔顏回  
 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那淑無已對乃謹御郡於是濟陰太守  
 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職集解沈欽韓曰宋廣以被劫心懷  
 此傳以定其唯汝南陳蕃穎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  
 郎中自是收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集  
 應棟曰張璠漢記云時稱左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  
 伯豪為尚書天下皆慎選舉

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  
 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集解沈  
 北堂書鈔東觀記陽嘉三年汝南童子謝廉河南趙建初帝廢為  
 年十三各通一經以太學初繕應召而至皆除郎中

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曰娥前有謀遂  
 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戶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  
 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  
 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集解通鑑胡注安帝延光  
 二年封王聖是歲京師及  
 郡國三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集解通鑑胡注陰  
 地震又有日食之變  
 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  
 稟貨陛下乾乾勞思曰濟民為務宜循古法宣靜無為曰求天意  
 曰消災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  
 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曰忠正得罪讒諛  
 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  
 所甚欲是曰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問其美稀  
 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  
 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集解通鑑胡注漢  
 故事尚書主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

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  
 嚼死為海內所歡快桀紂實為天子而庸僕差與為比者曰其無  
 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曰其有德也今阿母躬  
 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寵遠  
 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  
 也百姓深怨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集解通鑑胡  
 注胡與同危於累卵常  
 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於口乞如  
 前議歲曰千萬給奉阿母集解通鑑胡注蓋雄先  
 已有此議今乞行之也內足曰盡恩愛  
 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  
 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熒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  
 野王君漢陽地震集解通鑑胡注安帝延光二年封王聖是  
 歲京師及郡國三地震漢陽蓋其一也今封  
 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言封爵至重  
 王者可私人曰財不可曰官宜還阿母之封曰塞災異今冀已高  
 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城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  
 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曰交邁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曰職事  
 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集解通鑑胡注促  
 步推使速行也又加曰捶撲雄上言  
 九卿位亞三事集解惠棟曰東  
 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  
 序之儀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  
 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  
 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  
 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  
 每有章表奏議臺閣曰為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為尚書  
 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曰為將  
 帥而直當坐臧受罪舉曰此勅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  
 又與直善今宜光曰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馮厥  
 韓厥子也國語曰趙宣子舉厥子于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宣  
 子使人以其乘車于行厥子敬而戮之宣子皆告諸大夫曰可賀



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刑免於罪矣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知詔書選武猛任將帥者雄舉直道當坐罪滅死又無武猛驗舉勃高舉雄曰詔書選武猛不使君選貪併也明年坐法免後復為尚書

永和三年卒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之子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延熹四年集解錢大昕曰辟司徒李郃府

時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閹議即陳禪曰為問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徒別館絕朝見集解沈欽韓曰禪乃闕氏故吏既免

帝母子何其羣臣議者咸曰為宜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

莊公誓之黃泉集解先謙曰官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

類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鄭武姜謀殺莊公及其叔段

日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類考叔為類谷封人曰若掘地

及泉應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事見左傳茅

焦事解見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

上將何旨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

太后率厲羣臣朝覲如舊曰厭天心曰答人望郃即上疏陳之明

年正月帝乃朝於東宮太后由此已安後長樂少府朱俊音丑代

郃為司徒舉猶為吏集解惠棟曰案風俗通時孫程等坐懷表上

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救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俊曰朝廷

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朝廷謂順帝也孫程與王康等十八

也集解惠棟曰伐柯詩序云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王肅云朝

廷斥成王孫毓云漢魏稱人主或云國家或云朝廷古今同也

雖韓彭吳賈之功何已加諸韓彭越吳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

如道路天折帝有殺功臣之議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偃曰今詔怒

集解何焯曰詔怒下疑有脫文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

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何求祿

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偃乃表諫帝果從之舉後舉茂才為平丘令陳留郡集

府封丘縣東四十里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尚書郭虔應賀

等見之歎息其上疏稱舉忠直集解任文堂曰御覽五百九十四

息上疏願退位避舉欲帝置章御坐曰為規戒上之書郭虔應并

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曰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公反曰晉文

推無節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

而焚死事具飲茶傳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火氣熾熾火熾

而焚故云火生于木木盛于火其德為孝至夏乃其精在天溫煖

荷爽云火生于木木盛于火其德為孝至夏乃其精在天溫煖

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至冬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

林是其不孝也故夏官掌火冬禁焚萊後世因之而莫知其由盛

冬去火日為龍忌蓋龍星木位火生于寅壯于午死于戌夫文成

火為威故為之禁焚萊者謂并州舊俗遂禁煙燧每冬中輒一月

寒食好事者因附會介子推馬沈欽韓曰淮南要略雁門冬各

得寒食案此則不獨太原一郡亦不止一月寒食齊民要術介子

推抱樹而死百姓哀之忌日為之斷火煮醯而食之名曰寒食蓋

清明前一節也然則僅斷火一日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以介子推五

及作五色新盤相問遺不為介子推也謂燒艾以之行禮神

五月五日為艾之模冊府元龜六十二後魏太和二十五年詔介

山之日邑為寒食自餘禁斷癸辛籍織綿上火禁升平時禁七日

表亂以來猶三日相傳火禁不嚴則有風苞之變案寒食節莫向

於唐雖宮禁亦不然燭沈在期詩所謂普天皆燭食節莫向

敬而地盡蠶煙也宋後稍弛而綿上之禁猶如此至其亡月咸言

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

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帛書曰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

損民命非賢者之意旨宣示愚民使還溫食其事見桓傳新解沈

欽韓曰桓傳何知有賜舉隋唐經籍志於是厭惑稍解風俗頗革轉

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僕射黃

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禪之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

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河南禱祀河神名山

大澤詔書曰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已不德仰承三統天統地統人統謂之三統向書洪範曰建用皇極孔安風興夜寐思協大中國注云皇大地極中也言立

事見白虎通大中之道頃年來旱災屢應稼穡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

澤未流五品五常之教也書曰五品不遜故作司徒敬敷五教在

羣司素餐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徵厥效何由分別具對勿

有所諱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變復之家以久雨為甚久陽為

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君用其言求過自改又曰變復之家

謂虎食人者功曹為為所殺也豈食殺者節吏所殺也案變復之

法當見緯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構乃生

萬物萬物之中曰人為貴故聖人養之曰君臣之曰化

是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曰仁

恩導之曰德教示之曰災異訓之曰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

後漢書六十一

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

今皇嗣不與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

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冒形執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

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效終昔武王入殿出傾宮之女帝王紀曰

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表商成湯遭災曰六事剋己帝王紀曰湯

之聞出傾宮之女於諸侯三足鼎視於山川曰政不節則使人疾魯僖

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御行求前緣木求魚見孟子之文韓詩外傳

今夫惡知在古之所以危亡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

無異御行而求逮於前人也御之大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

徒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

研究則責之司馬溝瀆據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

言學薄智淺不足曰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

惟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胡世僕射黃瓊問曰得

失舉等並對曰為宜慎官人去斥貪汙佞邪者為誰乎舉獨對曰

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舉獨對曰

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曰別羣臣別音彼然公卿大臣數有直

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恩心在此其後曰事免司徒劉崎嘉三年十一月免袁紀以災

後漢書六十一

免遷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多矣集解先謙曰矣昔周公攝

天子事及薨成王欲曰公禮葬之天為動變及更葬曰天子之禮

即有反風之應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

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曰王禮故數有

災異宜加尊諡列於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旨舉獨對曰昔

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曰章聖德北鄉侯本

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注左

傳曰短折曰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子猛周景王之

之子春秋經書王子猛卒杜元凱注云未即位故不言今北鄉侯

崩又曰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注曰不書葬未成君也春秋漢議云

無它功德曰王禮葬之於事曰宜稱諡集解惠棟曰何休春

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號以王禮葬春秋何義也春秋未災

崩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子從大夫禮可也其說與舉合

後漢書集解 列傳·第五十一卷

胥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  
 從之尚字河伯河南郡人也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引楚國先  
 壽昌曰水經河水注邵縣漢封黃極忠為侯縣南有黃公闕即司  
 徒黃尚尚蓋極忠之後邵屬南郡故為南郡人先謙曰官本無上  
 河字少愿顯位亦曰政事稱舉出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  
 商表為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議于  
 洛水周官曰女巫巫歲時祓除瘴除月三月上巳官人皆聚於東流水上  
 自洗濯祓除為大聚也集解顧炎武曰季春之月辰為建巳為除  
 故用三月上巳祓除不詳古人謂病愈為巳亦此意也惠士奇曰  
 注診當作浴沈欽韓曰玉燭寶典正月元日亦稱人並士奇曰  
 度水士女悉瀟裳澣酒於水濱以為度厄不獨三月上也宋書  
 禮志云漢書八月祓於水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  
 胥祓除國子水姆是又用七月十四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  
 巳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戊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酣  
 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曰靡露之歌坐中問者皆為掩涕集文曰  
 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離騷歌曰離上露何易晞晞晞朝還復  
 落人死一去何時歸集解李良妻曰按古今注露上有朝字以七  
 落人死一去何時歸集解李良妻曰按古今注露上有朝字以七

字為太僕張种時亦在焉會還曰事告舉舉數曰此所謂哀樂失  
 時非其所也歿將及乎左傳曰叔孫昭子與宋公語相泣樂祁退  
 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商至秋果薨商疾篤帝親臨幸  
 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也商至秋果薨商疾篤帝親臨幸  
 問曰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中正  
 可重任也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二由是拜舉諫  
 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恩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曰變舊舉對曰  
 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年已來稍違於前朝  
 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準今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借恒賜若  
 尚書洪範之言也孔安國注夫借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  
 曰君行借差則常賜順之也夫借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  
 無曰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敕州郡察彊宗大姦曰時禽討其後  
 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巡行風  
 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

相前青州刺史馮羨尚青舉巴集解洪亮吉曰案巴傳由議郎守  
 書蓋由巴後所賜官言之謂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集解汪  
 輔叔輔輔輔輔輔輔輔輔輔輔輔輔輔輔輔輔輔輔輔輔輔輔  
 續漢書七百七十八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  
 史二千石有威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弓下便輒收舉集解通  
 史二千石大吏驛馬上奏其罪取旨黜免驛馬欲速達京闕也  
 墨綬縣令長也令長以下便收舉舉劾上時掌反惠棟曰案漢法  
 呂步舒治淮南獄斷于外不請也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  
 宜表異者皆曰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  
 劾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為大鴻臚及梁太  
 后臨朝詔曰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  
 諫議大夫呂勃曰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舉  
 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於閔上  
 孔子識之書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事見左  
 氏傳

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左氏傳從祀先公杜預云從  
 二公之位親盡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  
 故通言先公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  
 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  
 祿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召舉清公  
 亮直方欲召為宰相深痛惜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曰昔在  
 前世求賢如渴封墓載閔曰光賢哲尚書曰武王入殿封故公叔  
 比于墓載商容問故公叔故公叔  
 見誅翕歸蒙述所曰昭忠厲俗作範後昆公叔文子衛大夫也文  
 君曰昔者衛國因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饑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  
 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不亦  
 文乎諡夫子貞惠文子事見禮記尹翁歸為右扶風宣帝下詔褒  
 賜賜金百斤班固曰翁歸承封帝揚厥聲故曰蒙述也集解劉攽  
 曰注尹翁歸為右扶風故光祿大夫周舉性倖夷魚伯夷史忠踰隨  
 風案文少一卒字故光祿大夫周舉性倖夷魚伯夷史忠踰隨  
 管仲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史記堯典曰  
 管仲仲前授牧守及還納言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史記堯典曰  
 故在禁闈有密靜之風集解惠棟曰今文尚書曰密靜殿邦子錄乃勳用登九列方



欲式序百官亮協三事不示夙終用乖遠圖朝廷懸悼良為愴然  
詩不云乎擊敏戎功用錫爾祉詩大雅也擊謀也敏疾也其令將

大夫曰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巨旌委蛇素絲之節焉

國風羔羊詩羔羊之皮素絲子繩音

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巨父任為郎自免歸

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為郡將身降禮致敬於總總恥交報之因

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曰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

敢不應唯總前後三辟竟不能屈集解惠棟曰蔡邕周巨勝碑云

從風世之雄才俊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顛覆者蓋亦多矣

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窺身暮老

聘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

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總卒時年五十蔡邕巨為知命

集解惠棟曰見後漢書六十一自認曾祖父揚至總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

曰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

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惠棟

曰蔣杲云於是瓊至綸氏稱疾不進也竹書紀年云楚及秦伐鄭

下疑厥與字瓊今洛州故城陽縣城也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頌陽故城

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南春秋鄭綸氏也漢置綸氏縣後魏改頌陽

縣元和志隋改有司劾不敬詔下縣曰禮慰遺遂不得已先是徵

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曰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

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萬歲亭在今洛川故嵩陽

緱氏登太室閭山上呼萬歲聲者三因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

以名焉集解先謙曰官本州州志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

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不可否之間志不辱其身請柳下惠少連辟

志辱身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云不為夷齊之清不為

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集解先謙曰揚雄法言云或問李仲元

何如人揚子云不夷不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

愚可否之間也注未是疑跡巢由斯則可矣若常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曰來善政

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問語曰嶢嶢

者易缺傲傲者易汗集解惠棟曰廣雅嶢嶢危也音憲曰嶢嶢

公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宋玉對楚襄王問曰

反里巴人曲中屬和者數千人為陽春白雪屬和者不過數

百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集解周壽昌曰案新序其為陽春

徵人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屬和者數千人

矣引商刻角難以流徵因中屬和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其和

寡文選同是和寡者以引商刻角流徵之曲屬和者數十人

和妙聲絕而不尋蓋已承其誤茲注亦編近近魯陽樊君被徵初

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樊君英傳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

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集解通鑑胡注言其聲名之盛自頃徵聘之士

望深聲名太盛乎集解通鑑胡注言其聲名之盛自頃徵聘之士

胡元安許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胡定

人在妻雉免遊其庭雪覆其室縣令遣戶曹掾排闥問定已

絕數妻于皆臥在牀令道棟以乾糲就遺之定乃受半願奉見張

霸傳沈欽韓曰吳志注吳錄云願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

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

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

職達練官曹集解通鑑胡注達明也練習爭議朝堂莫能抗奪

通鑑胡注莫能抗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問者曰來卦位錯

易乾鑿度曰來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為所成紀歲數以三十六為一紀

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寒燠相干蒙氣數與日開月散

而得一歲未算即主歲之卦也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

石室案河洛石室藏書之府河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曰前至漢

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

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集解惠棟曰虞預

慶氏純儒學有重名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

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爲賀氏純事具見

李固廣漢楊厚朱蒙御省集解先謙曰官伏見處士巴郡黃錯

傳在廣漢楊厚朱蒙御省集解先謙曰官伏見處士巴郡黃錯

惠棟曰案華陽國志有隱士黃錯漢陽任棠集解惠棟曰皇甫

爲巴郡太守王堂所舉後至大位論語曰作者七人注云謂伯夷

見龐年皆者蓋有作者七人之志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

連案解先謙曰官本志作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詔公車

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曰六事自讓躬節儉

閉女謁放讓佞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貸者九人春秋考異鄭曰僖

比于九月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細女謁故下讓

後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頭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幸在下

人方今天早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辜請以身塞無狀也集

解劉效曰注郭都之等案文多一字先謙曰官本頭作領是

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願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曰易

民聽向方御府息除煩費明救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曰好

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曰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尙積多致死

亡亦足曰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

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曰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即

位曰後不行籍田之禮瓊曰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

聖帝哲王莫不敬蒸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

勤曰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號文公曰爲大讓辛

有羌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文公

誠不能加詩尚頌曰不憚不濫不致急過書今廟祀適闕而祈穀

聚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廢動聖躬曰爲親耕之

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

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日來仍

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尙結萬風見呂氏春秋也迎春東郊既

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已逆和氣曰致時風五經通義曰八

天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成萬物得以時育易曰君子自強

不息斯其道也乾卦象曰天行健君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尙書令

瓊曰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舉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

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

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尙書張盛奏除此科集解惠棟曰

子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曰澄洗清濁覆實虛溢不宜改革帝乃

止出爲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乎中已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

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曰上會議其禮

集解通鑑胡注西都中世以後以三公九卿爲外朝官東都無中

外朝之別此中朝直謂朝廷也案胡說非禮稱人雖鄭元

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

外朝之存者殿內朝路門外之朝也又朝上注曰今司徒府有天子

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于費周禮注曰禮司徒府中有百官特

朝會殿漢志曰詔羣臣會司徒議是東漢以來外朝之證也特

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視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

德其制度資賞曰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建爾元子

俾侯於魯厥爾土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

田附庸注云王成文理當作宜以文成也案解劉放曰正文以宜周

案以宜不成文理當作宜以文成也案解劉放曰正文以宜周

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理天下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勤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車千乘命魯公今諸侯曰戶邑為制不百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曰與國皆益戶增封曰顯其功高祖為泗水亭長蕭何佐之後拜何為相國益封五萬戶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曰為恨會曰地動策免冀元年冬月項司空二年十一月免袁純元年十月為司空十一月以會議梁冀事冀恨之因地動策免則在除月耳元年二月皆有地動此傳亦云梁冀意以為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為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與袁純合於當年免司空也復為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曰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集解惠棟曰續風俗通作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集解惠棟曰漢法阿附反虜與同罪見袁傳案胡廣傳廣等坐不衛宮皆減死一等復拜瓊為太尉曰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為鄉侯說文云鄉侯國元始二年更名曰鄉亭元集解惠棟曰袁純載詔云太尉黃瓊清儉不撓數有忠譽加以典謀深奧有師傅之義連在三司不阿權貴疾風知勁草疾風知勁草焉其封瓊鄉侯也瓊曰二漢志穎川均無鄉侯說文蓋為鄉侯也集解十一唐鄉城名在陽翟縣穎川均無鄉侯說文蓋為鄉侯也

既誅瓊首居公位舉秦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五侯謂左四年曰寇賊免其年復為司空秋曰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集解惠棟曰是解見丁鴻傳是

曰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曰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曰賢者為力集解王補曰袁純唐堯曰德化為冠冕曰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曰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

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剛稅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曰仁義為冕所蹈不曰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地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曰聖武天挺繼統與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泮喻危陷擢賢於眾慮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形兆也言未有天下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應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曰來未有勝政集解通鑑胡注言政事諸梁秉權賢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法言曰金

集解吳仁傑曰案金口木舌木鐸也所以振文事解意不類疑木當作束楚漢春秋人街枚馬木舌尋曰智者結舌顏注謂不敢出言也周壽昌曰木猶內經麻木之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聵木謂不能連掉也章懷及吳說並非

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曰直言德已輔政念國亡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坐者才賢恩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眾人之心曰救積薪之敝賈誼曰夫然因謂之安方今之政何以異此也弘農杜眾知雲所言宜行懼雲曰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曰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眾又并坐天下尤痛益曰怨結故朝野之人曰忠為諱昔趙殺鳴傾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刺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史記曰孔子將西見賈鳴傾華之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洋洋之於此命也夫從政及其得志而殺之巨謂則胎殺天則麒麟不至却鼓調譯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



也耶亦見孔 尙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當罪

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集解沈沈然

志高遷亭在邳州界又黃門協邪集解惠棟曰羣輩相黨自冀與

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

已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集解官本考證曰諸本同徵當作徵惠

云徵清也左傳襄二十七年云以徵清也杜預曰徵蓋也鄭失於

情徵本出楚詞君含怒以待臣兮不謂徵其然否徵蓋也胡注失於

引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集解惠棟曰宋袁宏使朱紫共

色粉墨雜陳所謂抵金玉於沙礫音抵也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

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解見冠伯奇至賢終於流放

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後母欲其子立爲太子

臺觀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奇中取後母陰取蟬十數置單衣中

過伯奇邊曰蟬我伯奇就衣中取蟬殺之王遂見乃逐伯奇也

集解劉歆曰注伯奇王國子案伯奇是尹吉甫子夫譏諛所舉無

王國未詳官本考證曰劉注子字諸本皆誤作事九

高而不可升相抑集解王補曰無深而不可渝可不察敷臣至

頑篤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承及負身益深敢曰

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三者數之極一生二

地人之極數故以三爲其年卒集解惠棟曰袁紀七年以太尉葬

有願皇國中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集解惠棟曰袁

孫琬集解惠棟曰文選

琬字子琰集解惠棟曰文選

趙孝元帝諱改性曰盛世濟其美以迄 瓊瑤琬侯問會江夏上繼

賊事副府副本謂除郎累遷司徒司空也 瓊瑤琬侯問會江夏上繼

琬奉手對曰贊夷猾夏責在司空集解惠棟曰贊夷猾夏責在司

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爲光祿勳深相

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曰高功久次才德九異者爲

茂才四行久次謂久居官次也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儀云三署

官署也左右著也時權富子弟多曰人事得舉而負約守志者曰

四行在見吳祐傳

窮退見遺京師爲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能音乃於是琬蕃

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集解惠棟曰參

參名獨士女目錄有殷知孫蜀人爲柳宗 並曰才行豪舉蕃琬遂

爲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韙趨暢素重

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曰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

題俱禁錮避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韙復拜

議郎遷尙書在朝有頓直臣節集解先謙曰臣 出爲魯東海二郡

相集解錢大昕曰漢制諸侯王國稱 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

曰法度自整家人莫見瑳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

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拜徵議郎擢爲青州刺史遷

侍中平初出爲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集解沈欽

末涼州叛大軍出征軍調不足貨殖之徒多以財爲官者起家

爲州郡琬由是奏太尉樊陵司徒許相皆竊位假祿苟進無恥終

無匡救之益必有覆公折足之患宜皆罷遣以清治路軍費難急

陽泉鄉水經注決水石會陽泉水東北流運陽泉縣故城南故縣泉鄉也獻帝封黃琬為侯國一統志陽泉故城在潁州府霍邱縣西卓議選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

周公營洛邑曰宜姬光武卜東都曰隆漢天之所啟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曰虧四海之望時人懼暴怒琬必及害

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新序曰白公勝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惟憐君子求福不問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與處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也上知天吾下知臣命之可劫乎胡不推之曰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解見馮吾雖不

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

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

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

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

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集解王補曰前

三年詔部刺史舉博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人平帝紀元始元年

諸科非增于榮路既廣缺望難裁集解惠棟曰前書云上欲用直

日歎與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集解

間稱爲得人斯亦效實之徵乎順帝始曰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立繡玉帛曰

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節生忘其拘備柯儒猶獲後也集解沈

俊又咸事若李固向舉之淵謀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

楊厚曰儒學進崔瑗馬融曰文章顯吳祐蘇章種高舉巴牧民之

道曰糾違郎顛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

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而語辭也論語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碩大陳蕃楊秉處稱賢宰

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哀闕彌縫猶補合也詩云刻

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樊豐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

儒遠智高心絮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

在朝者曰正議嬰戮謝事者曰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道

君子心力之爲乎嗚呼集解顧炎武曰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

登朝理政並紆災昏紆解也音瓊名夙知累章國疵也病琬亦早

秀位及志差也志意差舛不能遂也差音楚宜反

虛受堂

室

左周黃列傳第五十一

後漢書六十一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一校補

左雄傳稍遷冀州刺史集解沈欽韓曰至長食乾楠柳從辰曰今

楠均作飯

臣聞柔遠和邇錢大昭曰邇本臣附下有之字

職斯祿薄集解惠棟曰至釋文本作斯沈錫彝曰王伯厚云此斯

斯又左傳魏絳曰使臣斯司馬斯亦作此字解今案鄭元傳去

本即讀斯為厥固無庸別為之說

追配文寧與之軌注故亦云中興官本注末有也字

自是選代交互錢大昭曰漢制婚嫁之家及兩州人令長月易原

誤今錢大昭曰今當作

孔子曰四十不惑官本四十下有而字

諸生試家法注故稱家法官本注文吏課牒奏沈錫彝曰牒奏已

物原漢文始以策取士武帝加問經疑左雄又加歲奏案

臺郎疑而詰之錢大昭曰謂

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集解沈欽韓曰至

當據此以定其先後次第案胡廣在尚書十有餘年典機事亦

免復為汝南太守入拜大司徒未嘗復為尚書廣傳叙次甚明

惟延熹二年廣坐罪免為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據碑拜太

中大夫後留為尚書令太僕乃為太常但事在桓帝末年雄前

卒久矣是廣駁雄察舉之議本在前為尚書時出守濟陰舉吏

仍不用雄議乃怡終耳非挾恨也且廣駁雄議駁之於初建議

之時也豈有科令已布察舉已行廣既錄議舉獲咎猶能追駁

之故沈乃謂當據雄傳以改廣傳次第是好為紛更也

迄于永嘉案永嘉即賈帝之永嘉亦即史繩祖學齋估畢記據

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集解沈欽韓曰至年十三柳從辰曰今書鈔

歲洪傳注引亦作年十二今東觀記作雄並奏拜童子郎案

年十三與沈見本書鈔同疑三是寫謄雄並奏拜童子郎案

馬郎年十二試經為童子郎案蓋已沿為故事



周舉傳字宜光柳從辰日書鈔七十二 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  
之子錢大昭引續漢書作字真先 汝南汝陽人陳留太守防  
為傳原不礙各書地前書賈捐之傳以捐之為賈道曾孫不別  
氏亦第 書地而嚴延年與次弟彭祖各為傳亦各書地明無一定故錢  
云可省

太原一郡舊俗目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集解沈欽韓曰淮南  
要略操舍開塞各有龍忌 案高注云中國以鬼神之事 龍御覽七  
十一魏武帝明罰令曰 至令人不得寒食 柳從辰曰令見御覽

案沈引御覽其文脫誤不完據初學記四引魏武帝明罰令曰  
間大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有五日皆絕火寒食云為介  
子推且北方近寒之地老幼羸弱時有不堪之患令到人不  
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長奪一月俸

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注其事見桓譚新論及汝南先賢  
傳 官本注未有也字 侯康曰藝文類聚三引桓譚新論云太原  
故也今案據類聚所引新論止記太原民俗有初犯為介子推  
發沈欽韓謂桓譚何知有周舉直係誤會矣惟僅不火食五日

與傳言一月寒食者又不合先賢傳則云并州以介子推焚死  
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通與傳說同故章懷兼及之侯  
康又曰據魏武明罰令是此風漢末猶存故史但言頗革及之  
頗者未盡之詞也其說是矣惟詳漢世寒食本在冬中至風俗  
通謂冬至後百四日五日六日有疾風暴雨為寒食蓋以此三  
日為寒食節之驗過此乃不寒食也徐陵報尹義尚書云歸雁  
衡蘆多經寒食則亦就寒食節言是寒食節與民間禁火日數  
之多少必當分別觀之夫冬至後百有五日正逢次年清明當  
以冬至一陽始生木紀復蘇已能肇火故禁火即始冬至非有  
他若止於冬至則禁火一月則又適逢大寒節名寒食亦  
或起北方當緣俗相承歷世莫變遂存其名而改其制以朝  
廷率天下此風乃革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章懷注謂懼  
火之盛故為之禁火因忌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章懷注謂懼  
自當有所本至云龍星春見東方此  
特就龍星釋之並非誤冬禁為春禁

五品不訓注訓即遜亦本注作訓  
變復之徵集解惠棟曰至案變復之法當見緯書今不傳 沈鑑錄  
易變而為一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  
一前書武帝紀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云逸詩也

乾坤定矣 闕本作以定矣

少歷顯位 案尚為大司農時營校李固

祿不序德 柳從辰曰袁紀此下有府藏空匱有

呂勃議是也 柳從辰曰袁紀此  
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 侯康曰蔡邕周巨勝碑云孝廉是時  
辭太守復舉孝廉乃俯而執之以明可否然  
猶私存術門講誨之樂不屑己也復以疾去

黃瓊傳嘗聞語曰 官本嘗  
陽春之曲和者必寡集解周壽昌曰 至不如不注原典也 案宋王  
本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  
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者乃歌聲之頓抑揚由開口而歸  
注於舌齒之間即謂流徵者乃歌聲之頓抑揚由開口而歸  
羽皆以聲言章懷引書多所刪節省去其為陽阿雜  
露二句周氏乃別以引商刻角流徵為曲名誤矣  
即拜議郎 柳從辰曰書鈔五十六引東觀記度以德行高妙公車  
李固傳亦云 卷六十一 按補

瓊遷尚書令 柳從辰曰書鈔五十九引華嶠書瓊遷尚書  
雖詩詠成湯之不忘遠注不僭不濫 官本注  
太中大夫邊韶等 官本作詔傳

昔周公輔相成王注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勤勞於天  
下 官本注成王

雖有善人而為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 官本注作餽侯康曰御覽  
引汝南先賢傳曰李宜字公休為太尉黃瓊所辟是時寒暑不  
和羌夷數起瓊見椽屬曰是太尉無德願諸君以匡之東平  
王象對曰昔堯遭洪水之變湯有六十年之旱自加上聖之君誰能  
無此明公曰晨恪勤衰職修德小孫等無以自加如君之君誰能  
瓊歎笑次及於宜宜乃仰曰明公被日月之衣居上司之位  
之士子孫私以於邑小孫聞之三台不明責在三公願明公  
思消復災異進納忠良眾人默然慙愧案先賢傳務表公休之  
徇權要亦猶未能顯拔幽隱使徒命徧遠塵谷也

六七九

乃封為郡侯集解沈欽韓曰二漢志潁川均無郡縣說文益譌

鄉為縣也潁川郡周承休班注本說文解字注考之詳矣前志

名鄭公不云更名鄭章懷引班注更名下蓋亦原是鄭公二字

至鄭音元乃別為音注也寫書者因鄭部同偏旁誤脫二字

耳此地未為國之前本即潁川之郡哀故平帝改封周後後乃

鄭亦不取也中興後雖嘗復封周承休旋又改國於衛地為東

縣志自亦無郡縣及周承休故遂并省入潁川之陽城而為郡

縣故地許書著郡之得名自亦郡縣固當仍以郡縣解之非有

在今汝州治今汝州東二十里至紀要所云承休廢縣

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觀瓊免司空後猶有疏

而帝道不綱官本而則官本而

創基冰泮之上注泮冰喻危陷官本注泮

伯奇至賢終於流放注伯奇好妾官本奇王遜見有之字

其年卒集解惠棟曰袁紀七年以太尉薨范不載案袁紀有謀已

允甚奇之案延熹二年誅梁冀黃瓊復為太尉允始由大鶴臚為

出為魯東海二郡相案此互文見義言出集解錢大昕曰至此郡

當為國之誤案東海非國

由是拜徵議郎官本拜徵擢為青州刺史遷侍中案從辰曰書鈔

更封陽泉鄉侯集解沈欽韓曰至在潁州府霍邱縣西案續志盧

侯國自係縣侯封地雖其鄉亦有陽泉之名不應縣侯鄉侯並

建水經注博而多疎未可據也至張宗為縣陽泉鄉侯宗乃南

-10 122 35 495" data-label="Text">

陽魯陽人此自指魯陽之陽泉鄉侯沈欽

-20 122 35 495" data-label="Text">

韓乃與盧江之陽泉鄉侯并為一談亦誤

-30 122 35 495" data-label="Text">

屈盧冒刃而前注今子殺子叔父而求福與盧也可乎官本與作

-40 122 35 495" data-label="Text">

新序合案而求福句與盧也可乎句與見利不動臨死則死官本

-50 122 35 495" data-label="Text">

盧即劫盧與已承上與字說亦可通

辰曰今新序作見利不動臨死不

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

進賢受上賞官本上集解惠棟曰至則下不蔽善進賢受上賞見

蕭相國

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錢大昭

夫論尚有明經寬

博武猛治劇等名

疆場宣其智力官本場帷幄容其奮辭官本著

位及志差注差音楚宜反官本注宜

卷六十一 技補

荀韓鍾陳列傳第五十二

後漢書六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楚蘭陵令著書二  
荀卿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楚蘭陵令著書二  
荀卿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楚蘭陵令著書二  
荀卿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楚蘭陵令著書二  
荀卿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楚蘭陵令著書二  
荀卿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楚蘭陵令著書二  
荀卿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楚蘭陵令著書二  
荀卿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楚蘭陵令著書二  
荀卿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楚蘭陵令著書二  
荀卿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荀卿十一世孫也楚蘭陵令著書二

虛受堂

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叔對策諷刺責倖為大將軍梁冀  
所忌出補朗陵侯相漢書曰叔對策諷刺責倖為大將軍梁冀  
所忌出補朗陵侯相漢書曰叔對策諷刺責倖為大將軍梁冀  
所忌出補朗陵侯相漢書曰叔對策諷刺責倖為大將軍梁冀  
所忌出補朗陵侯相漢書曰叔對策諷刺責倖為大將軍梁冀  
所忌出補朗陵侯相漢書曰叔對策諷刺責倖為大將軍梁冀  
所忌出補朗陵侯相漢書曰叔對策諷刺責倖為大將軍梁冀  
所忌出補朗陵侯相漢書曰叔對策諷刺責倖為大將軍梁冀  
所忌出補朗陵侯相漢書曰叔對策諷刺責倖為大將軍梁冀  
所忌出補朗陵侯相漢書曰叔對策諷刺責倖為大將軍梁冀  
所忌出補朗陵侯相漢書曰叔對策諷刺責倖為大將軍梁冀

今許州城內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舊西梁里也

才子八人廣徵博覽大臨虎降庭堅仲容叔遵今荀氏亦有八子  
故改其里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  
皇甫諱高士傳曰靖字叔慈少有俊才動止以禮端弟爽亦以才  
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  
叔慈內潤學士惜之諱靖者二十六人穎陰令王頌追號靖曰玄  
守王版亦諱之曰昭定先生汪文臺曰魏志荀爽傳曰穎川太  
注張補漢記曰昭定先生汪文臺曰魏志荀爽傳曰穎川太  
伯條八俊錄曰天下好交荀伯條條與交當從本傳也 墨字  
元智昱為沛相屢為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官其支  
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織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肅武謀誅中官與  
李膺俱死集解惠棟曰昱通鑑作瑒李膺坐黨事與杜  
膺謂瑒曰死者人情所惡今子無妄色者何瑒曰求仁得仁又誰  
恨也膺乃歎曰漢其亡矣漢其亡矣善人天地之祀而多善之何  
以存 墨亦禁錮終身

後漢書六十二

爽字慈明一名請音息汝反集解洪頊曰吳志虞翻傳幼而好  
學集解惠棟曰揚修荀爽述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  
而稱之曰可為人師集解惠棟曰任昉雜傳云魏爽遂耽思經書  
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  
年官本九作元 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  
之於師曰漢為孝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夏火之位  
木對夏而盛故為孝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夏火之位  
來對夏而盛故為孝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夏火之位  
地為火在天為日易說卦曰離取此也 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  
惠棟曰在天為陽在地為陰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  
翼奉云陽用其陰陰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  
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  
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 帝時王莽作書八篇  
史能誦者比孝經音義云言用之得選舉之戒孫令學官以教授  
說汪拜書於孝經無與尤為說證孝經在兩漢殆人人誦之孝文